

## 閻連科：工農兵出身



2004年10月，閻連科從解放軍二炮創作室，調任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。曾獲多次文學獎，包括第一、二屆魯迅文學獎、第三屆老舍文學獎。

這是一位不畏不懼的中國作家，他的《為人民服務》成為中國2005年「第一禁書」。繼第一次踏禁區後，2006年他再以《丁莊夢》闖禁區，再一次被認為「以灰暗的描寫，誇大愛滋病的危害和恐懼」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負面評述，讓嚴連科成為近年來問題最多的作家之一。筆者有幸與閻先生做專訪，這位傳奇人物在筆者眼中，除了一臉的正氣，更多的是仁厚、和藹與善談。

### 用我的筆，開一道新道路

60年代的中國，動盪是時代特色。當時的老百姓長期處於貧窮、困惑及不安。在當時，對農村人而言，要想擺脫自己的困局，能走的路不多，其中一條最快捷的路，便是寫作——寫自己要寫的東西。只要你的筆能寫得出東西，你就可以與貧窮說再見，而後慢慢步向富裕。

閻先生小時候住在河南洛陽，至今仍是國家級貧困的一個小

鄉村。30年前，在那塊貧瘠之地上，讀書一事，在當時當地而言，有些荒誕有些奢侈有些異類。那時候，整個社會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緒裏，可以餓癟肚子，不能飽了腦子。然而因為閻先生的姐姐長年患病，既不能下地工作，又不能到校讀書，為了消磨時光，她的床頭就總有各樣的小說壓在枕下。於是，那塊被窗光和油燈照著的床頭，就成了閻先生最早的書架和書庫。《豔陽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烈火金剛》、《野火春風斗古城》等等，那個年代能夠在鄉村出現的書籍，都會神奇地出現在姐姐的床頭，也都被閻先生吞進肚裏。

這是閻先生閱讀的開始，也是他每每回憶起來，都備感溫馨的年代。在那個年代，他發現，除了貧窮的現實世界之外，原來在那些文學作品中，還有一個與現實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### 閻先生與「作家」

那時閻先生在鎮上的水泥廠打工，每天得工作16個小時，「幹八個小時有一塊六毛錢，幹16個小時有三塊兩毛錢，可是並非每個人都能每天工作16個小時，要賺多點錢，不是看你的能力有多大，而是要靠關係，比方說送點禮的甚麼的，才有這機會。」那時他十八、九歲，最苦的時候幹過42天，每天16個小時，不洗臉不刷牙也不洗澡，苦不堪言。忽然一天，他接到一個電話讓他迅速回家高考。到了考場去的時候才知道要填志願，有甚麼學校都不知道，只知道有個北京大學，於是全班四十幾個同學都填了北京大學，結果是整個縣沒有錄取一個學生。

閻先生想起往事，不禁莞爾：「閻學校每人發三頁紙，每頁

是500字，1500百字的作文。我寫得紙不夠，還舉手多要兩頁紙，先生一看，已經寫了三頁，字也很工整，閻先生就提著我的考卷，在考場上說，你看這位同學，已經寫了三頁還不夠，還多要兩頁，就說像這樣的同學，他考不上大學誰考上大學？」可是在家等了一個月也沒等到通知書，閻先生等不及，就決定當兵去了。

新兵訓練第三天練打靶，第一擊，十發子彈閻先生就打了99環，每一發子彈都打中心臟。於是又被軍中的領導派去參加全市射擊比賽，無心插柳柳成陰，他一打就打了個全市第二，眼界之準，立刻又被軍中的領導看中，要把他拉上前線。在出發前夕，營裏有個教導員，曾是江青非常賞識的才子，一次看到閻先生在黑板寫順口溜，一問，知道閻寫過一本長篇小說，要他趕緊寄來看看。可是，他才離家不過兩個月時間，小說就給母親當成做飯要的火引子，燒掉了，只剩下寥寥數張。教導員一看，憐才心起，告訴他：「我們這個團可能要出去打仗，但武漢軍區要在河南信陽辦個文學創作學習班，我就推薦你去參加這個班。」臨走前還特別慎重地說，如果他上完課回來，部隊去了打仗，就不必追趕，留在營裏餵好豬種好菜，特別想家又沒收到部隊的參戰通知的話，也可以考慮回到家裏看一看。

一個月課上完後，他遵從這教導員非常善良的暗示回家。那黃昏，他母親正在做一碗麵糊，抬頭，怎麼兒子突然回來了？碗一落，碎在地上，麵糊流了一地。閻連科就跟全家裏36個擠在三個房子裏打聽他這個消息的子輩，講在部隊的經歷。在家裏住了幾天，怕被當成逃兵，就回去，部隊果然已在火車站，等著上

前線，幸好半個月後這一支部隊沒去打仗。

後來，他被調到做通訊員，寫通訊報道。軍裏有個任務，每一個連隊每年要保證上一篇文章到軍區報上，上五篇相等於三等功，他部隊裏有五個連隊，每年要上五篇，第一年就上了三等功，連續三年記了三等功。報上的鉛印名字閻連科，漸漸成了結實的作家名字。從工農兵的出身，換一個身分，寫他們的故事。

### 初生之犢不畏虎

事實上，閻先生當時家中每天三頓都是地瓜，早上地瓜粥、中午地瓜麵條、晚上是玉米煮地瓜，最大的夢想，就是要離開農村，過上城市人的生活。一天，他姐姐拿來一本張抗抗的小說《分水嶺》，內容提要的一百多字裏，說張抗抗寫了這部小說後，出版社把她從北大荒下鄉的地方，請到哈爾濱來修改，修改和出版以後，張抗抗就留在哈爾濱工作了。

閻先生當時大吃一驚：寫一部小說，就可以把一個農民變成城裏人？每天和地瓜作伴的他，從此腦海呈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：「我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，我也要脫離這片土地！」少年時代的他，盲動而膽大，以為字數多就是長篇，便動手寫起來。從這以後，他每天在家寫作。每天晚上，把煤油燈點著，寫到兩點鐘、三點鐘，寫得壁上都給煤油燈熏黑。寫的故事就取材母親：她從兩歲起父母就沒了，一位傻子叔叔把她帶大，直到17歲她為了一碗飯吃而出嫁。這叔叔後來受很多批鬥，閻連科就寫了30萬字的小說。

初生之犢，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況，摸到了自己的路，也為

自己將來的作家之路，定下了一個大綱。在和閻先生做訪問的過程中，我看到了忠實東北人的坦率與正直。閻先生坦言，當時年僅17歲的自己，哪有去考慮甚麼能力不能力的。只知道自己想過好日子，就得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爭取。

### 時機與才氣相遇 = 一個著名作家的誕生

對閻先生的膽量，早已略有所聞。知道他2005年以《為人民服務》闖第一次禁區，而後再以《丁莊夢》再闖禁區，一探中國大陸官方政治的最大忌諱——河南省愛滋村的事實真相，繼《為人民服務》遭中共中央宣傳部「三不」政策全面封殺後，閻連科的《丁莊夢》再遭中共中央宣傳部「封存」。

然而，這個「不畏」早已萌芽於對少年時期間，而寫下一本又一本老百姓的血淚書。閻先生做到了，他這個爭取，是向自身命運的不低頭來作反抗，更是推己及人，為河南愛滋病感染者吶喊。

原來，從2003年開始，閻先生前後七次到河南考察，和愛滋村裏村民共吃同睡實地觀察，一起生活，雖是在那段時間又回到他原來希望逃離的農村，但這次的歷程，卻給了他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。閻先生的勇往直前，敢作敢為，叫筆者深感震撼——他關注愛滋病現象，通過小說表達對於人類窘境之人道關懷和博大愛心。

### 閻先生眼中的寫作

「對我自己而言，我認為人一生最重要的東西是幹自己想幹

的東西。如果你真的喜歡寫作，你不應該讓世俗的目光影響自己。」

和閻先生談起作家在今天社會上的地位時，閻先生一臉認真的答覆我。對這個北方漢子而言，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是對自己人生的一個交代。閻先生說，寫作的人在今天社會上的地位也許沒有商人高，但如果你真的喜歡做一件事時，便不應該太在意別人怎麼想，人一生，要著重自己內心真正的所思所想，我們是為自己而活，不是為了別人的期望而活。寫作也許讓你不能如別人一般過很好的日子，但最少，你活出了自己。當然，大前提是，你得先解決了自己的生存問題。一個人如果連肚子都填不飽，那他連爭取自尊的先決條件都沒有了。

在閻先生看來，政治與寫作的關係有二。首先，他認為政治生活並非全都是只是領導的政治生活，而是全部老百姓的生活。因為即使是在最偏僻的鄉村，農民們最關心的，也會是台灣解放了沒有，從這件事上，閻先生認為，政治一定跟人們有關係的。除此之外，他更認為，政治生活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覺得不是文學跟政治有沒有關係，而是你敢不敢去正視它。第二點，關心政治不代表你寫不出偉大的小說來。不是說不可以寫政治，而是你如何去寫。政治絕對可以成為文學的一部分，問題是你如果去寫政治，閻先生認為這是作家應該去重視的部分。

### 最讓閻先生難忘的

「當我寫完《丁庄夢》時，是下午四點半，我腦子一片空白，不斷打電話給妻子和孩子，可是在那時候，卻誰也找不到。」

於是我一個人跑到了北京郊外的鐵路旁，哭了大半天。從白天哭到黑夜，那時候，我有了死亡的念頭，因為在書上，我寫了太多人情的黑暗面。」

## 後記

閻先生不但沒有任何名人架子，更喜歡侃侃而談，讓你如沐春風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屬於閻連科獨特的魅力——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這種感覺，筆者終於體驗到了。